



明尼苏达州的第一位华裔法官 官 | 亚裔在美国 (1)



[《移民国家》 (A Nation of Immigrants) 访谈节目是夏威夷技术智库 (ThinkTech Hawaii) 和美国金理德律师事务所 (Kingsfield Law Office) 在 2022 年推出的杰出移民对话节目, 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本地电视台和主流网络流媒体同步播出。节目主持人是王昶律师。本专栏将陆续刊登在《移民国家》节目中接受访谈的亚裔美国各界人士的人生故事。访谈节目由英文进行。“亚裔在美国系列”由袁佳雯律师整理翻译为中文。]

主持人:《移民国家》对话节目的第一位嘉宾是尊敬的梁栋宁法官 (The Honorable Judge Tony Leung), 明尼苏达州第一位亚太裔和华裔美国法官。梁法官现任美国明尼苏达州地区法院的联邦治安法官。在被任命为联邦法官之前, 梁法官在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第四司法区担任州地方法院法官近 17 年。他于 1994 年被明尼苏达州长卡尔森 (Arne H. Carlson) 任命为州法官, 成为明州第一位亚太裔和华裔法官。在成为法官之前, 他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股权合伙人。梁法官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 (荣誉毕业) 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梁法官出生于香港, 1966 年六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一年后, 全家搬到了明尼苏达州。作为一名新移民, 梁法官的母亲曾在圣保罗凯洛格大道上的旧希尔顿酒店 (现为皇冠假日酒店) 的厨房工作。她几乎无法想象, 她最小的儿子, 大约 44 年后, 会成为明尼苏达州的第一位亚裔联邦法官, 距离她做饭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

梁法官受益于美国的承诺, 也非常感谢美国的承诺, 但他也敏锐地意

识到该承诺的局限性。“美国不是童话，”梁法官告诉我们，但作为一名法官，“我会尽我所能，让其他人在法律下能够获得美国的承诺。”

自从我本人在 2003 年作为法学博士班一年级学生在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开始学习起，梁法官就一直是我的榜样。记得我第一次是在明尼苏达州亚太律师协会的招待会见到他。他告诉我他曾在我的母校北京大学进修，并获得国际交流文凭。

梁法官致力于卓越的专业和公共服务。他组织了许多公共教育和公民参与活动，教育公众，反对种族仇恨和歧视，促进公众对法治体系的信任。正如梁法官自己所说：“我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致力于有序地管理这个社会。”



主持人：1994 年，您成为明尼苏达州第一位亚裔的州法院法官；2011 年，您成为明尼苏达州第一位亚裔的联邦法官。作为州法院法官和联邦法官有什么不同？

梁法官：担任州法院法官与联邦法院法官是两种不同的经历。虽然同样是履行司法职能，不过在州法院做法官可能是戏剧性的，如果某些犯罪行为发生，州法院的当值法官可能会在深夜的任何时间接到电话，比如执法部门的人员来询问是否能够签发搜查令，因为他们怀疑某个后备箱中藏有部分遗体，这些需求都是比较急迫的。而在联邦法院，因为调查性质不同，没有太多需要即刻处理的紧急事件，因此法官一般不会对在正常工作时间外接到电话，工作的内容也不同于州法院。

主持人：联邦法院体系的运作与州法院体系有什么不同？

梁法官：联邦法院是一个全国性体系，换句话说，联邦法院系统内，不同地区的各联邦法院的法官、书记员和其他同事都有密切的联系，而州法院的法官们没有这种广泛的联系，在州法院工作不一定能认识其他地区的法官。我成为联邦法官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全国各地的同事们一起参加会议，跟进与法院职责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法律发展情况。同时，联邦法院还会开展外联，与其他国家进行法律上和工作方法上的交流。比如我曾经和美国专利商标局一起去过曼谷参加东盟会议，与东盟法官及负责贸易的官员等进行沟通，能参与进这些事情让我感到很兴奋。联邦法院有一种独特的家的感觉，虽然联邦法院的同事们常开玩笑地将它称作联邦家庭

(Federal family), 但事实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家庭, 在某一处发生的事情关乎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人, 人们认可这一点并且相互支持。

主持人: 联邦治安法官是择优选拔的, 不用通过国会批准, 是否也少受国会各派的政治影响?

梁法官: 成为州法院法官是不需要经国会批准的, 联邦法院法官则需要。几乎每一个州法院法官都希望有一天能成为联邦法官,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偿所愿。我现任联邦治安法官, 是由联邦法院直接筛选确认的。作为治安法官, 我并不需要任何党派政客的审查。但我需要经过所有现任联邦法院法官包括高级联邦法院法官的审查, 所以说是择优录取的。

主持人: 您的家庭是如何定居在美国的?

梁法官: 我出生在中国香港, 会说粤语, 这是我的母语, 六岁时美国的叔叔资助我们一家来了美国, 叔叔一家说的是台山方言(一种地方粤语), 在早期的美国华裔移民中这是最主要的语言, 因为大部分华裔移民来自台山。台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业城市,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注意到那里的土地非常红, 我当时想这应该不是一个播种的好地方。因为那里非常穷, 所以人们来到南海地区、东南亚、菲律宾, 或者来到夏威夷和美国的其他地方赚钱。

我的父母塑造了我大部分的性格和价值观, 父亲是努力工作的表率。我的父亲出生在中国南方, 那里非常贫困, 于是他在 12-14 岁左右去了菲

律宾的种植园工作，作为一个 12 岁的小孩，他主要是帮助种植园的主人做饭，然后寄钱回家。二战后我的父母结婚，在香港生活，父亲成为了一个制作西装的裁缝。我回看与父母第一次来到美国时候的照片：我们像一些小丑穿着披头士的衣服——非常紧身的夹克，非常紧的袖口和领带。为了来到美国，父亲是放弃了很多的，因为当时他的裁缝事业正在蒸蒸日上，而来到这里他成为了一个餐厅的厨师，我们定居在明州就是因为这里有一家中餐馆叫“南京餐厅”，因为这个餐馆很大，可以招聘更多厨师，父亲当时只是为了这份工作就留了下来。我的父亲工作非常努力，母亲是家庭主妇，他们都是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母亲还需要外出工作维持家里的收支平衡，她有一小段时间在洗衣店工作，后来做了希尔顿酒店的厨师，酒店的地点离家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她为了这份厨师的工作需要每天乘坐公交车往返。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意外，在一月中旬明州最冷的时候，她和她朋友在等公交车，转乘的地方没有暖气也没有庇护所，而本来应该接她们的车路过了她们，之后一个半小时都不会再有车了，她们被冻僵了，很幸运的是她们最终回来了。我很感叹父母的辛苦，他们为了存够钱去开一家自己的饭店，最初的五年他们每年只休息两天，一天是圣诞节，一天是感恩节。

主持人：您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是我的学长了。

梁法官：是的，我曾在 1981 年夏天在北京大学进修，那里让我阔了眼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在读本科时我对中美关系非常

感兴趣，当时阅读了许多文章。在我看来，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是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学者，至今我依然认为史景迁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学过最好的学术课程。那时候我对中美关系非常感兴趣，并且计划去做外交工作。1981 年我去中国的时候，没想到在那个时代还会有国家那么贫穷。那时候任何人都不敢想象中国的今天会如此繁荣，当时没人知道中国的未来会怎样，四人帮也刚刚倒台。直到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新发展的开端。我还记得当时我非常关心中国计划经济的性质，因为当时住在北大的留学生宿舍，某一周走出侧门会看到有一堆小山一样的茄子在十字路口等待人们领取，下一周可能会是卷心菜或其他东西。中国公民可以使用各种票证，外国人可以使用外汇券在固定的场所购买物品，我用外汇券买了一辆自行车，可以从北大骑车去往城市。当时我想以后的生活一定很辛苦，我需要做些什么谋生，所以选择了法学院。至于为什么是法学院，而不是医学或建筑学，那是因为我的数学不够好。

主持人：您本科念的是耶鲁大学，当时是专门选择报考常青藤名校吗？

梁法官：我一开始没有想去耶鲁，那时候没有“虎妈”这种概念，也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713

